孤樹裒談

景帝上 景泰紀元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侍 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王瑾字德潤又賜肅慎
圖書武定州還賜玉帶金幣廐馬金帛宅楮陳廬慶循誌云
東夷北虜西戎內閣纂緝無旹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重
詩章及範金為圖書四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
厲曰心跡双清以賜之且与兩夫人及养子陳林一官今亦
從其姓曰王春也景太中疾命太醫院官入人絡資御藥往
視中官賫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与其後
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無有出其
右者盖蕪又有抱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于

永樂中如　繼諸人可知自后益勝矣嘗記童稚時無過太倉封西洋寶舡勢張甚此訛所不具聞無惟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宫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學士商輅侍講學士劉鉉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鎡左春坊右諭德趙琬兼經筵官相傳去是時每講畢　命中宫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无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臣以礼一章否　立齋録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州一歲稅粮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命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慮謀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處心訪閭黙
採束人命一二年累欠之数皆完羡余之積日見若滋小民
賴以振恤歲凶无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廷每勞其
能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无虛日人得
其所欲什　見造者必往求其所得必过望然自出粟千石
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上林以此少之　立斋録
○景泰元年
英宗帰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令　上在儲位又
明年乃易　两宮疎隔嫌隙滋萌灾異荐臻人心危惧廷臣
无敢以言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徳弭灾十四事畏天戒
二任燮理三養圣躬四選侍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

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崇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亦異端
十三卻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
政後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可感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
黜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
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
天下之父也至今以天下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
見于 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倫理正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
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訊大臣并兩宮通拷掠慘酷体无

完膚瀕死者數字无一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亦遭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
大理寺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快于朝廷因命杖公與
同至百同列公幾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怨悔意越二載
英廟登寶位今 上還正儲位首錄公忠比之獻嘉歎良深家
陞禮部右侍郎出太和直所撰立斎恭毅章公神道碑立齊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还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取
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乜
北 進冬衣有 旨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群臣震惧謝罪
因繳納元 奏巳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失之納还 奏疏
雖諸公以怵威誤國者以欲泯迹科中當 奏知以某日某
人取回某本非但迹不容泯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巳
无及徒一惋嘆而已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火異亦迭見偶令礼科都給事中李
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篪相与疏歎盛因曰自
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事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
臺諫之臣緘默死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
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實曰此言誠是科中業明早
當就君取現既而盛曰兩事當先后言盍言群臣 朝廷寬
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万
一上下戒飭之命再奉則雖然必得群臣會
奏庶幾可済因請謁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從其可行无實心
且互爲推讓無肯居 奏牘之首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
謂盛言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等亦言事中及以外
人來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畧及乞將各
处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数日會議及

叙　奏有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諸懋郎揮筆批宗盛因曰
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乘因之則合辞上請
上或可從所惟左都御史陳鎰力贊會　奏蓋陳亦受謂者也
戶科都給事中馬昱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　奏
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体如何且
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岂
可自沮而上負　朝廷下俞言者耶礼部胡公迺易批會
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洛江盗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
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擬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
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
又因馬昱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昱意欲裁戶部額外官冒
有後言而对乘又不言金尚書因畧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
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容開寫德中　內府工作答應

之人多与罰戮雖老病不代支俸此輩正亦冗食金云此
當即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与尚書
言之盛初不應其偽也而大臣退語同官曰某某在議事冗
如有少保責任在己者然我名之而奪少保之 例凡中外
官陳言 奏事皆礼部於內府令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
司堂上六科掌印官会議礼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院正官
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无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実號
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弊衆矣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
文武重臣群立兩塀尚書王公曰此礼失而求之野耳盛等
因起就観語多文而切有旨隨 發捄 詔旨以為由此而
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死荒為 宗社計耳令鄙人一閒
焉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礼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后受　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恕況我
有書上修史先生井語而逸其名甚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
高孝子秉因告公曰連日言過復
上意疑以廣情多詐為疑此所言君封　進見朝野同情或可
感動　上心公造質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
得言以告于少保於第言便封　進亦先妨蓋其意亦持兩
端因詣礼科草疏同上疏為告言人罪蓋以彼匿名之說云
俄頃得　旨繳進時秉俟諸途知之胡公欣上言適三法司
言不可進已還　高矣遂復取來故遲耳王公有厲色曰諸
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襲千戶
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問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
具奏坐不應罪會　赦得什聞龔千戶其名遂荣惜不曾識
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礼部會奏請遣使迎復嘗從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等印官
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与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
王公首対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景太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礼部請羣臣　朝　詔免　朝二年盛与季
聰約當草疏偕科道与礼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　兩宮帖然安靜而長久當誼愈深而
礼愈隆矣使疏以言則涉衆易疑恐宮中生有反為非便遂
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章亦此事因具以告景曰予
言已不為之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与靜久
長之道此時惟刘溥以予言為然近聞靈指揮　奏行以來
然后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初京師最重冬節賀禮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置一
冊題名藉帽已已之後此禮頓廢景泰二年冬至節禮部請
朝賀
上皇于東上門 詔免賀旧凡过節鳴胪佐式逆大臭抛公
走賀公曰
太上爺上不得一見尚誰賀邪闔京師賀禮至今寥寥以下諸
昔比
◎景泰春內官善增持寵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陰
其生日結約戒弁持賄拜賀其下 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李聰
偕六科十三道上言尽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
草既成对衆復增二語曰復起君衆趨詞之風大開小人齊
兢之路蓋厚族大臣之儉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后雖后什然迄今不復肆云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舊老少師兼吏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嘗阿附權奸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寘于南方忤

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

問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稾辭連罪觀李驄導之易不從驄以告盛因与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藁閱欲以

上促奏急閣之恐後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疏其前言老猾寔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敢怒從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稾須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疑指王直等為老猾非宜或可回悟

上心李驄言所引父会殘下語亦非胡御本欲以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對偹以玉遂非我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事不易盛言若辭有當易者須易之玉曰觀嘗考滿不得陞私

緘吏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棠不具此已輕矣蓋時有忮
臣新任吏部者啖科道為此說也王棠於盛䏻因附耳諭此
意盛曰雖不具七八年耳棠必再易王曰君奈何執欲佑兒所
謂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覡猶令我曹看
議盡甚成盛德也君彼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今以王振賜順
諸君此　雷霆之下万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彼不為他日身計乎王意守
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拈開邊釁及終所謂曰
正覡罪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諸
老滑於是乎皆曰好而退既而　奏入有
旨令錦衣衛杖覡若干且謫外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皆如旧
藥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撫及杖覡事兩人曰彼
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王不啻壤耶

⊙劉侍郎廣夫清余同年鄉薦自負文武才籌邊論兵歷七 如見景泰初爲庶吉士上書論時事遂見用也先犯上城諸公主保衛京師廣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贊湖廣軍事王靖遠都御史王來皆有論薦還 朝吏部擬遷本科 內批陞刑部右侍郎廣夫素嗜酒不拘細行頗不協素論天順初改四川參政聞有詩云一封

詔下九重天臺省諸公盡左遷自笑風流老參政畫船簫鼓下西川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劉清時預讀卷公棄家來謁是日於直房將持卷一一詳檢閱訖收其號好者以公少文竊覘議之莫可知其如何既而尚書太和王公讀卷畢公即起持卷于納案上作揖王公搖手却之公又揖不交語斂容而退於是王公代爲品第而示之衆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

然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彌封徐侍講珵受卷陳御史同年叔紹爭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曰今日譬之人家納婦贅婿而變異者此進士中必曰其有小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試卷為風所颺飛半空去呼之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盛謂叔紹當入

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　奏尾忽而未得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書　奏適本　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　旨礼部再給紙卷是科諸進士試卷皆盛封惟王越卷独長成凱卷以病録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脩于家壞于天子之庭語用以其能言皆傳規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限閣老已得三卷遣南房鄉西席

闈闈隅外尚余周與并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
卷皆陳乎自判定封實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既皆定因判
六卷之外封白頭并于所親見也俄頃王抑菴拉陳至户外
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内索所首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入
頗閱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内横出一卷則吳歷也
⊙祥符民家婦暴泰初從孫戍边娶病于家婦徐氏刲股餌之
即愈后復病婦禱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
夢神予丹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还語之故夫与姑偕往
至南岩官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嘗實許捐軀代姑今當如約
姑与夫愕然方止之死志已不見徐乃潜至飛昇臺傍擲身
万仞之崖脱鞋崖畔以示 不見者尋覓不獲見鞋始悟慟而
已俄而姑与夫持香上金殿遥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徐也
駭問之徐言方隕徐而下忽應雨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

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景泰中四明袁中徹洪謂布政使王曰子固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書何不退自問何為曰王面作色其名曰瀝血頭于双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眼保定伯梁珤都御史王来歸自湖貴過濟寧見汪駙兒同行而笑曰笑為面君不可行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道得旨还鎮終厚遺爲牟户部常為予言駙兒并他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往皆中若鬼魅然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命推為韓都御史坐事被收江西術者周季龍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迁按察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李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劉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錢翰林原溥家厚溥酷好談星嘗中夜相対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

可受倘一得之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溥不竟怒而撫之昨聞原溥有謫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初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緒蕭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与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吳某侍郎四五人不与一易之后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后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不半年遺困而攙禍者亦多回視不与者反有覩号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慎也

○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師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并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部尚書王翺兵部尚書仪銘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肖鎡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翰林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

○黃瑶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弟瑚以世嫡為思明知府瑶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若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境景太二年八月一夕瑚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明執瑚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実瑶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

灝景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爲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共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瑶遣人赴京先路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東宮下礼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瑶遂景太三年五月初二日太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充叅將掌因以致仕英宗復登寶位曉瑶已死發棺戮屍以示懲戒　立斋録

○壬午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屡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同虜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流薦未幾至者謫廣東陳副使便道还家以都憲改職説傳云　水東日記

①今製東宮官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静溥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主静應声答曰

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净乎謂之慊然后主静与李克述同陷虜子刘宣化威謂主静曰乎人皆假燕子先生見虜子蓋主静厭出關之獸光以答　　項綴錄

○景泰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来每墩有預備余粮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全柴粮時為戶部有未審有先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无見行近閱纂修舊冊内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巳時總兵官武安侯

欽奉

勑書各处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个月粮食柴薪并置藥弩于上就於烟墩傍開井々外包圍烟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一个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塌塌欽此事与鄭鎮交易銀两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难行至今无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會覆奏否

訓導吾豫吳泰由應薦至京以疏言边事兵部奏宜边用而
在边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嘗擯我兵部者何
与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与之然竟亦莫能与也豫
私詣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于兵部
于公見公牘喟然曰奈何使應聘士至此遽与往狀諸公所
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
興議閣老秉閒試本院官急緩完期不可必因薦所知於是
寸蔡議理等皆被召齋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林下經宿
病死壯年病如章主事泒志如刘治中先刘宣化因訊之曰
年老病死冶史館係矣一日丁系教与宋尚寳懷尚氣失色
忿詈於館中陳緝熙遂成一詩云尔教丁公性太剛宋御凌
慢亦難當乱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

劝解外郎死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修書閒幾場

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册吏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

知以書貽琵死成盖挑筆者多非其人也　瑣綴錄

○景泰中劉李士儼與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素屑

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凡泰平卦礼闈

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秋試陳閣老徐安覌五十文

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比拆

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

扣閽力办追覆試乃已劉后没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

介爲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此以為少

地耳既而　朝廷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爲

欽賜舉人　野記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税額

以為古者井田籍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租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后三十而稅一晉除田畝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人三升宋王方贄均兩浙田人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后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万張氏百万今二百七十余万矣

○景大中盛奏旌褒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綳僉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大節之審又其死綳出倉卒晟出慘酷晟灼七在人耳目也后數月偶得御史林廷年按兩浙時再輔蔡亦以兩人為奏何必贊我贊者邪會一奏外惟翰林檢討邢讓一奏首有前次物情不其迎復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史錄五科給事中李侃等奏內亦有老

舜孝弟之一說報　旨以為誠然者出英廟將旋礼部累有
旨奏迎復並上多以虜情多詐為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羣臣同礼部議迎復仪注兵部總戎議防变方略輿情甚厭
罷朝下多官集会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厉声曰來孰以為來
耶黠虜豈誠真不索金帛必索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
乎素畏文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武臣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
少保于公言防变方略則在我与總戎如是而退盛稱虜使
注之議由此而寢心甚憤懣比午造礼部聞尚書胡公催
容言仪注已送内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
且姑任其言何能与办乃知老臣処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
非后生可及也當時会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為
三法司所憎云耳礼部事當　奏郎自首吏部議覆不果行

乃知此等事不約而自同固出于人心士論之公豈亦忠義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独石参将黄瑄往日言少嘗逮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禄両抵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也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不謁神祠控騎馬过城隍廟前則拳手曰太哥好照顧余寺观祠宇亦不頋也陽武築抽石隊慶諸城躬勤蚤暮軍中肅然不毫髮科擾尋以病还朝継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作矣瑄故于部将也頗有廉声将界亦傻等盖慕前輩者云

○景太中一时多両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王翱礼部胡濴楊寧兵部于謙仪銘都察院陳鎰王文継王翶国子監刘鉉陳詢太常尚寳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陞内閣則武少保兵部郎署至閣老刘崇益由方面入為大司成也

○景太閣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見寵任乃疏請內閣增人实欲援知已自助意屬錢原溥方私託商先生薦之比及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得如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然則吾所知者肖惟貞也意实不在肖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遂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肖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后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肯高先生自造敵然千之好惡固不私也　瑣綴録

○景太間　朝廷命揭纂修官職名于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諸館促完書或取稿

御覧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果品輒　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篚旋報閣老同行礼畢乃啓黄封品分以帰之又嘗賜燒猪烝

羊上　宴勞于東閣皆沾醉直幸與被其榮豈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元有也　瑣綴錄

○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倫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𤤪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戀宮僚之賞而略不思所以善后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黃文毅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瑣綴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娶婦及門掀婦入空轎也擡家歸為所厭訴于有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果證云婦已登轎矣司不能決乃令偏求之得之黃塚中問之婦云中途舁者二人掖吾入門時予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illegible]於林藪小耳古人有胭粉妖怪記觀此事知其家不嘗　瑣綴

景帝紀之下

○纂脩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者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令閣門吏每晨會後具報到否揭不至者姓名于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參未報荷聖恩宥罪脩纂述不來奈史館書死成日人以為得斯文相規体　瑣綴錄

○景泰中初脩寰宇通志采事实凡例一準祝穆方輿勝覽予竊以為祝氏此書也宋偏安之物未可為法况此書初為四六設今欲誌盛代混一之書須要有資軍国有益勸戒如地為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求樂中志書凡例而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于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為言者太和陳先生执議不從曰此非造黄冊子何用戶口耶后聞此書竟以要施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為

之矣夫状元不兼不問吳否固已下選頭其人何如耳此非
科举録何為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為一一而書状元豈推
先識其亦類乎愚也已
○翰林院侍講劉定之為建言臣觀自古以来夷狄之禍未有
甚于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愍之陷于劉亦宋徽宗之陷于女
真皆因边塞外破藩鎮内潰救援不及播迁死所然后有蒙
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数十万之衆奉
上皇至于虜外委以与瓦剌者也至于晉宋既遭此禍之后元
帝継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既衰之
势以與方張之敵便如謝石勤歛其虜焰而不侵梓宫葛后
因其講和而來帰未有若今日也先乗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来而天下之大数十万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
能为[illegible]以迎

賊聽其自來又听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能淚使之強然豈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竊
死知時政陳所見以俟所擇　其曰戰陣臣觀昨者之戰但
知閉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
功甚至前隊敗而后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太公
孙吳降兄弟三叠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稍高
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靠迭為救援又
虜騎之來奔騰蕩定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義破史思明
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
五百人执長斧上斫人胷下斫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
便捷優于太搖之遲慢也其二曰守御昨者紫荊居庸
守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虚
徐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逕疏漏非明久之積也今宜增

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因其陸也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經因其水泉則遏水停蓄號曰水櫃或以植榆刺以制奔突或以招土軍以助官軍其三曰遣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嘗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化趙佗之驕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以今官用文武賢臣修正使之選今適敏者為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奏回日以

聞庶乎不致招釁兆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俸糧矣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机便寇掠畿甸今宜乘[illegible]將集之際近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要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与吾中国之民里甲相錯以禦外
之虜可者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労其五曰練兵臣覩向者兵
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攻殺擊刺
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旌幟之色耳不聞金鼓
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為商或習李枝藝以為工而工
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焉民膏血兵之氣力皆変為金
銀以恣奸究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或何不敗
哉今宜痛革明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旧弊而不
改者誅之可也怠斯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
抜其勇銳者汰其羸軟者粮賞有厚薄費用亦可節矣其
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
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夫民則邦本固虫吏夷外
侵而邦本内固此保国永世之良畫也其七曰選博夫天生

將才豈草任將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抱戟之
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喪首于白起
王离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于
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
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
或以計策其余公卿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將材由此
而得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也將非賞罰死以將其兵君
非賞罰不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
摧陷腥羶迎回鑾駕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
亦不足賞也今石亨自伯爵為侯爵謙由二品陞一品夫天下
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
之高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高恢復也所恃者張俊耳
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

之考符離之役未捷而彼敢有報復之戒待此後勿乃復有虜
宜使身守但居其職勿受賞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懷敵之氣
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与不忍奪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
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
者有弃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
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向者御史建議欲
令大臣入内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權綱親決机务
凡政事有早朝未及决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
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弾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遵而行則决于万机也益以熟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圣
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其十曰德孝夫人主之德款其知如日月之明則

可察寛仁如天地大則可發強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矣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于斈矣成湯之聖斈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斈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而況于人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徒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兼善惡而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亡而趨避審矣於毀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洪志之惡於毀外臣也既知有肖曹房杜之賢又知有李林甫楊国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仁知勇之助豈不大哉

○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
朝而言後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々々沮之鍾不聽稱
易儲語竟上之
詔朝廷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亦具封事欲發遂急入
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甲　已晡時
奏入　帝讀畢大怒日已暝宮門扃乃傳旨自宮中出
命錦衣衛即時遣捕入獄明日加訊死所謂又明知施搒掠已
死完膚碎連鍾公即遣置對後下部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
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劣治慘酷欲必致死会大風
雨沙乃令禁錮獄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
後鍾事
府慈命何服開治之既而　陛見於　朝堂大杖々之八十瀕
死而止貶為定羌城驛丞因是命　衛封巨梃六擇六在

令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痛杖
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填之乃甦乘以手舁入獄又禁中不
与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吳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
鉄状元艮榜眼金探花　瑣綴録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七
下礼部会多官議同使告礼部務期各官公平復正
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建言前事當時章綸同拏送獄明年八
月十七日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拏本月十八日
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蘇棍
本月二十二日同死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復位升綸礼部右侍郎時綸生棄並办事官阮子平
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鍾同官寺左寺丞補其

長子国子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羣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　皇姪循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書以係人心以

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八

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　旨這厮在南京十分无礼

錦衣衛拏去着實打八十訖撥送吏部去降除陝西定羌驛

驛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

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録所項所言奏疏以進俄迁南京礼部

侍郎改刑部侍郎　立齋録

○刘忠愍公与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

時為講官留飲具論边事將有后来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

年召為大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六
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嫉擠以正
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諡遣官
祭以少牢所褒恤禮儀光崇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
嗚呼自古以來鮮全節知公者天地間蓋不爰見其明有以
燭事幾于未然其忠欲以救時勢于將然其直氣正言至于
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誥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
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一時祿不乞為輕重者何足道
哉又三年為景泰二年冬得公行張御史手書觀之追直平
生三復慨歎書此以識于其後云薛瑄識　　立齋録

○解學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不由
科目識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

侥倖得之盛時公卿共羨此張弛氣象如此

○吳思庵先生嘗戲李后進曰此韻有君英秀才好題航舡耳航舡吳中方言謂航船撐渡往來舡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擷裂之斈祇足供談笑也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斈亦皆以像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斈士刘儼侍講斈士呂原為主考御史林聰等監試是時少保戸部尚書兼文淵閣大斈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斈士王文俱在内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与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當時遂以瑛等文章合格俱賜斈人礼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罷黜不報儼等

問罪還戢未幾

景泰帝冕黨循等得罪

英宗復循戮領衞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 恩宥子姪放還倫以字宗彛第丙戌進士

今為侍郎 立齋録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散其説者謂貿有弟讓不中亦怨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因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怨考官実无此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礼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学多不能荅題者[illegible]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情方息不然欲訐考

官者危乗督謂此李子曰若尔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尔才力未至非命也若尔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李子及見此詩発赧然而媿矣　天順日録

○景泰間用人多客謁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鋭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内姻託為之請至于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无所対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浹背左右遥聞祭酒之説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啣少保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以重罪於戮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哉少保之于景聽尹應天時嘗以告

云　瑣綴錄

○盛景名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廣東時王公翺鎮守兩廣名高奏發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后以直諫景帝旨下御言固是朕自省察逾二年累考在京百辟翺已陞冢宰得行已志却以名高為輕浮少实降古田縣典史往辭都察院上長皆為惜之名高從容曰此去在泉以為恕今止去泉一字尚存史字維是臟誑言甚驗達古田在萬山沓嶂中名高因賦詩云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无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光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縣知縣羅江亦万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尤其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瘠清值馬擲齣処使余忙日夕不及恨足下閒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名高答一絕云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对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閒誦之可

見其襟度之廓如兩詩得怨而不怨之意鄉宦中要如此人甚不可得其政事之得体及遺廷播略不見抑鬱无聊陞知府致政足跡不踏府縣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処非終日旅進旅出者之比也　客座新聞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裝潢翁性誠悃木訥不習為誕一日有郡吏晉佑醉至其家遺所囊金百兩而去翁與妻藏之以俟已而管倉呈來迎謂曰得先亡金乎即持还之管有分謝翁曰若利此还非本意也所酬一不受今翁年八十四嫗年九十子孫滿前叠見四世豈天陰騭之報乎　客座新聞

○景太丙子春兵部干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内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江淵先生在内閣每為同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垂涎代于諸閣老寔知其意乗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江忻然不辞乃属商先生具擬内批于便室乘仍

對江坐閣中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畫掌中作江工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悟頗之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所指屈商書畢封完出置閣中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輅三人往陪什萸明日　旨出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江補工部江大恚失望是年夏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戒保傅止進兼官独擬商先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賛善兼撿討擬陞諭德兼侍講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商繕正商退錢兼編修若故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錢越東二級則兼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王千之先生徐追送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独陞亦須從東例商恬不知至期　手敕出商仍指眉兵侍兼學士加兼太常寺卿乃愕不滿　瑯繯錄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与景太間陳循輩各舉所私
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
退 上欲將通志重修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闢院寺其意願補外職貧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于是為之
一清 天順日錄
○初景太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李士王文与太監王誠謀
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太病亟太監興
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賢
因會議問李士肖 乃曰既退不可再貧始覓其有異謀也
文文対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
必然明日早覌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

傷其說于石亨董王文于謙已遣人賫金牌勑符取襄王世
子去也期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請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傷其說于石亨
董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晃董白于　太后傷勑旨与亨董成此反逆
以為王文董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董不必知亨董
不過因于謙平日為提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
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陷之其余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实未発所以誅
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拿此大事以為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
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与迎
駕之謀特　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董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

去循董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爽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天順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无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玉軏等設其言是月十四日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无离心誅心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軏等又兩日夜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覘乾象亟下附軏等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与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軏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与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等

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闢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之有命仍鎖諸門曰万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軏等莫為知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輒行軏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鉄錮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声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与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灯火軏等入見

上皇燭下独出軏曰你等何為俯伏合声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輿來兵士驚惧不敢舉有貞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輿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星月光燦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对其官爵有貞等前導密通厲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者

上叱止特補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扶之至巾

上升座鼓鐘鳴群臣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声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对曰

太上皇帝　景泰帝曰哥々做好

上既復位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学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掌内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盖殿大学士

掌文淵閣事蘇林小紀　立斋録

〇景太八年正月十二日礼部會内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

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内閣陳循等招石亨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对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々々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

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独

蒙宣到　郊壇斋官榻前面受命代行礼親見知必难起於

是時有南城之説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文
素善張軏得之軏肯前日石亨与循計較説道西边病重
难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与循説甚循不着却与徐有貞計
較巳先要与陳李士説不曾説得本官回言陳李士往日在
人前説尔無功封侯此事如何与他説他見為首請立東宮
他得知西边难起是的一久会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平所謂必死功賞切不令知今亨只納内外典
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我功勲有歸權寵在巳又与亨計
必須提过興故方顯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見陳循亦
究録　　立斋録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寢疾絶百官朝数日内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肖

維禎右副都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于　左順門外太監
興安自内出問曰若等何官答曰乃都御史五府六部堂上
官　聖体不安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
十日耳歐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　上徒問
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叙曰
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还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内外憂懼京民震恐盖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宫以正人心草呈堂二公是非録於会
稿次日早具稿于
朝集文武羣臣石亭張輗張軏于謙王文胡濙楊善守杜左掖
門議允僉題維貞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

笑曰吾輩亦欲更也是日登正本進　奏十有三日本出左
聖旨朕適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
朝請擇元良一郎雖准報院遠道皆勅七憂慮瑄与同官監察
御史錢進欒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及礼部尚書胡濙令一办
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会閣下及文武大小羣
臣於十七日侍
出視朝会辞懇請令未報知貪各瑄与璡英不勝忻七約曰若
上痛不可治筆皆免冠叩頭辞戒乞还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動心死乃不可会議于礼部学士商輅主筆草奏其大略
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万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月登正本会僉姓氏聯
宇啓奏訖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閉
矣亨曰不先題知明日刈伏進呈亦死害也徐有貞時常往
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
十七日四鼓時亨集于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躁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懽懽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
究迎立之迹死閑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在
市商輅免死為民余從編戎伍有貞以巳乃謀首功冠文武
論下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
東閣大學士亨一日引千戶盧旺彥敬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对曰臣之心腹人也何為心腹
復对曰臣每有幾事与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与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无虛日
冒報功次陞六千余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无狀心頗見疑毋詰亨及張輗曹吉祥等迎立
外藩之故对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專
權恣肆无復畏忌殺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復莫
敢遣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其過抑毋沮其謀互相排抑於
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国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
身為目見故謹録于斯以彰国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
江按司副使曹城楊瑄識　立齋録
○景泰末在廷妄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輗軏石武清亨楊鴻臚善
曹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誠于許斈士彬七許薦徐公有貞諸

人就徐議徐覔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堺錫
茹士崔危傾朝始凡批答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似近
是徐復請歸閣閣臣人浸失權徐追曹石私謁徐以事撤
不從去自陳請下
上徐復諫上每節縮恩典益啣之会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
銓曹記瑄名曹石念憾
上与徐屡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責直乂之　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
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下之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似
一人持奏按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
字其人不語豎覘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
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校尉妄持一人示小豎々曰非也昨
肥而黲今瘠元颇乃復大搜偶熟張廷瑞以偽作游都下捕

者硯其貌惟肖且吴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
酷烈之下胥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容太州布衣馬士
權及其官某吏楊某共爲之而藏其迹耳遂収四人及徐家
屬詔下獄加之酷烈益甚搒死數四竟亡狀馬尤毒馬曰今
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与汝三人同謀先
爲此以惑　朝廷士權頗建言謀其執筆作狀楊某書謄之
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
皇帝爲堯舜之君令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
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会　承天門灾徐遂得什謫金齒爲編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〻　王冢宰直与諸
大臣議請舊太子某總綜監国
太上还大内議畢其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奸候十六日
早進其章留于礼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

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進誅先於十五夜部眾整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内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矣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悦以其有挾　朝廷之心後皆不得其終成化初姚為冢宰嘗以稿出示郎中陸景旦曰朝廷本无事但庸人自擾之燕亦死迎駕之誅特以此誣于謙輩死耳景向為予言如此　寓圃雜記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国功臣三孤亦死备員如刘伯温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永樂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蹇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黄忠宣公福黄文簡公淮數人而已正統中為三孤者内閣三楊公而已至景太中有以少傳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寺官公孤師少在朝不下二十三員內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故當時謠曰滿朝陞傅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狗穿魚一作賤似耿山猪

菽園雜記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太二年巡按御史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旧制人口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爲縉終以貪黷去官流毒不已遂爲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惟用荊杖或加皮鞭故罪易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过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刱黃之制重过二斤用以側斫之名之曰斫故獄中之人罪无輕重受斫者多死至今諸司往往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寓圃雜紀

○太上皇居延安宮　景皇帝久不朝給事中吳江徐某請徃

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皇帝惡其言謫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惜之　同上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哥召入以佩劍授之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〻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官迎問曰今日

聖諭為其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哭曰老夫不是處當

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

蹐无地君臣相与如此誰得而間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菽園雜記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太間京

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〻忽持斧上

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

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

是以雠而殺之无别故也奏 聞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由甚愚然其義氣所発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類以自全者較之斯人之激于義而蔽于愚其可哀憐也哉 同上

附録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経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臬諸公与一時達官顯人过杭者皆礼重之其名傳于遐迩癸酉歳值大比两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廃斋就辞以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难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葉疎寄与青雲舊知己且因辞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太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初大年嘗

言王抑庵家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无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耶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景太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林莊敏公聰時在刑科首言　皇太子无过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沮而人許其忠未幾迁吏部選法未嘗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毀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实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東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又及礼部尚書胡濙驚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問之濙曰本无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從末減左遷國子斈正成化間歷官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死所言以悅權倖士夫殊不直之及聰管院事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近代名臣錄

孤樹裒談卷之六